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編

陳白沙　王陽明　張翀

往行

王蓉　張治　羅維

處謗

前言

王陽明　羅念庵　王文肅三則

張居正

往行

張達　顧清

去讒

前言

方希古　岳正　王達

薛文清　蘇伯衡　何孟春

敖英　劉仕義　崔銑

瘞鶴者　　王鈜　　嚴用和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六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隱惡

前言

王達曰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忮心之重者也惟其忮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于平日譏之激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搆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身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

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耳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眞見乃可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然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叓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又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若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殊有餘味

何孟春曰人有喜聞人善而樂之者亦有喜聞人之惡者管仲云鮑叔牙一聞人之惡終身不忘曾子云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人之性相去如此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眞寧免爲小人

又曰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漢竇嬰爲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將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盜憎主人民怨其上昔人之言有明驗矣君子何以處此恩欲己出怨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短也其無意乎

敖公英曰近見當路者譙讓屬吏不職至出惡語振暴其短令人不能堪人亦出不遜語以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病之已甚亂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又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知之然陽爲善也若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由於此

又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訐誠厚道也然或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于人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訐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惡當原其心不可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迹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

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爲善者何賴焉善必誅心恐矯飾之行難罔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羅念庵曰君子不可以己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皆長哉必欲炫己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己之短樂莫樂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曰種禍

朱以功曰言人之善者雖不當而理當矣言人之不善者雖當而理不當矣

又曰人有善我揚之亦我之一善矣人有過我暴之亦我之一過矣

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蝟集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吠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之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見多矣可不戒哉

往行

高皇帝嘗召宋公濂問廷臣臧否公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公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

侍郎徐公恪爲都御史時巡撫某處一太守送曆日百本每本有銀葉一片共約千兩開用方知仍封固後按其府命太守領出亦不言及善處而得體

錢修撰福嘗請急歸梁溪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師華氏張樂款之生擁臯比上坐富人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報公入邑矣薛遑迫請出更衣因馳請公恕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以辭欵涉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槖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山

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詐以語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無急若生乃得脫歸

吉水羅公循會試暗亡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乃紿循往訪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陳少司[illegible]堯嘗在粵御史故嗛公陸川令康建勳行金三百間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詰建勳建勳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諱謂夫已氏何卒留建勳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

徐文貞公階歸里偏召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盃帽俱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之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為常

沈公子木字汝南歸安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南京右都御史嘗爲建昌知府時有兵憲某簠簋不飭與公不相能乃反讒公公知之一日謁撫臺都憲語次忽微詢曰監司若何公曰甚善曰不與府齮齕耶曰安敢廢公然則道路籍籍何也曰府實無間都憲乃莞爾曰公誠長者

新城王叟者卽今新城王氏之先也與其嫗力田作苦家贏儋石之儲有竊揹大者夜穿叟墉叟覺以戒嫗是偷兒也挖其吭而燭之曰𡒉君故某齋之長而亦偷兒耶夫婦甚憐惜之語曰勉之勉之吾兩人終不敢暴君之短因出黄粱與之庚而世卒無有知者

釋怨

前言

何孟春曰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趙王歸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漢光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將谷崇請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釁先起於頗啓爭端也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己訓敕不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其自釋則尤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藺之釁起於頗藺非有以取之也頗之聞義而服藺寔感之賈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恂其得與相如比乎當復部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當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興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也恂與復並列將相宜悉復之爲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追不在其吏士皆辭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乎恂特善於補過而爲國之言無媿于相如耳復以帝爲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于頗者矣故爲之許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恂也頗之自反過勿憚改非復所及帝爲分之而後釋焉所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次者乎效廉藺而不得猶可爲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爲賢矣時貴州守

臣有失和者愷爲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守臣有感之者春秋取之

陸文裕公深曰蜈蚣畏鷄鷄死而蜈蚣穴之此有情無情報應之必然者予觀五行生尅之數天一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其次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復生火推之皆然水尅火火生土土復尅水火尅金金生水水復尅火餘亦復然但生數多疎而尅數密豈猶報恩者常難而報怨者常易耶人烏可以報恩之難而忽生生之德可不以報怨之易而勇於釋怨耶

張居正曰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己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牆怨敵發於知厚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況寃親平等悉歸幻妄今轉眄之間已成陳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

又與書曰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弄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

恵敵怨不及於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顚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于愼行曰李晟爲張延賞所構天子命將相和講晟因表薦延賞爲相且爲子求昏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中蓄憾如故吾得無愼哉此數語不切事實古今人情不甚相遠然所謂文士者是延賞輩一種人品外寬內忌機械鱗甲藏而不露故可畏也若乃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肝膽照人卽有不平一語而解何至如晟所云顏魯公陸宣公皆同時文士晟謂有此否

馮公琦曰從來仕路相與斷無因請說貰望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怨

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小嫌相爭相妨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待堂上人之聽斷亡論遠而牛李近而徐階高拱卽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極細耳因兩公而上章疏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賢幾何國是幾淆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一人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興闌意淡久當自止卽使不止受其所中亦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波因雨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又曰數年以來大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論以言語入風聞勝則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激成隔絶之勢大賢在位不能挽救忍使相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或聽傳聞卽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其我有所疑稍形辭色覲望者乘是而追其說當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語至聽聞

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辭色而我之辭色乃始於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若少寄語若多近有一種風尙專好傳會簸弄使人自鬭而己反居靜地觀成敗又或別有讎釁而轉嫁之他人使人代吾報復其深言軟語使人信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秦攻齊以齊攻秦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鬭轉鬭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起人我恩怨久當自平凡言之來也疑以爲階愚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爲國或爲若疑則未有不出於自爲者也朝廷之上外愈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愈相構則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愚謂當於有心中求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操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卽天下事少一半矣夫鼠鬭于穴穴不爲皺而龍戰于野野之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余之爲是語亦以爲國計非但自爲大臣計也

往行

洪武初上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劉基爲上言李公勳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馮思齊黄安人洪武初以貢士入太學高皇帝幸學見其儀度瓌瑰偉之遂授御史思齊爲諸生時與百戶黎瑄有隙及按江西瑄被逮九江獄中思齊平心直之瑄感泣刻像以祀

呂尚書震爲子乞官上以問夏忠靖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禦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内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

尚書金公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公爲尚書其人補吏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揮使麻張最無賴過

諸塗堊縶之詬曰單餘乃敢效儒生卽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則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且虧體辱親矣張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免永樂丁酉誠中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奪人貨逮至京師命誠鞫問張望見誠一步九頓首誠笑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暴嘗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門怡情山水有詩集行于時

徐晞以吏胥至尚書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沒晞爲舉殯送之歸

于公謙與葉公盛皆同寓北京小蘇州巷一再往來後葉公夫人金氏故于公見公卽有悼惜語葉公因偕董公仲膺謁于公朝房求于公誌金夫人之墓于公讀行狀旣曰嘉木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卽有得勝門軍馬蹴死之變葉公時爲給事遂與同科者疏劾于公以于公

爲大司馬也後奉詔原之是日郎中王偉即持墓表與葉公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曰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其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定一字此本是已當時皆以高致稱之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司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烟瘴達卒死調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知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生平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陸莊簡公光祖爲太常卿日當孫太宰爲御史時論公專擅去陛辭之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揖曰某戇拙微君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且詞氣和平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掌銓所以推轂公靡不至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衛人嘉靖壬午河南舉人初授元氏學諭歷官戶部主事嘉靖甲辰榷滸墅稅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榷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細故雌黃其間耶

趙大司寇錦巡撫貴州時過江右見分宜叢厝道旁慨然不能去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江陵之籍也公上言肅皇帝籍嵩時株連無辜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事必類此願陛下曲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上怒方甚而公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嗟乎死生之際平生稱厚善者猶將下石爲名高而公於二相若忘其畦畛之舊者豈不難哉

金大有字伯謙嘉定人嘉靖戊午舉人嘗爲里中無賴誣訟于直指使已而其子爲盜事覺語連父父子幷坐死大有言于令某直無賴實未嘗爲盜盜者獨其子耳遂得釋

石封公珍字國珍龍巖人故右副都史應岳之父也襲武爵至武略將軍以子貴贈如子官性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務出于寬厚邑有

黠橐工持人短嘗挾公得百金而去及中丞之責也因所親叩門請償公麾之去曰吾自欲與若非若强也今乃欲使我復爲若耶其人不得償踴躇謝去乃人人頌公長者

侯璞嘉定人按察副使堯封之祖也父曰守常公有四子而公居仲兄之子皆蚤逝其遺孤一二弱而守常公之養子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心既冒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常扼腕不自懌曰吾父寧食於徐而歸之產且我何以見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立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之而立曰彼固少爾易爾毋如我衷何雖然盍請之鄉三老則已入徐端潤曰吾不能從汝虀𩟄也公恚甚奮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知之賂邑博士爲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既兩造公孚之彊令囊以三木公伺令出入輒號呼曰不腆先人產使子任賦他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爲覈而歸公自是公稍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如兄弟無間曰爲升斗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乎

黃卷字某麻城人初以錦衣籍爲順天諸生時視學林御史者其爲吏刻覈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悉繫治之公與焉林御史遷去經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尠而文故相張文忠公奇之擬甲第薦而懼失上旨寘首次故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爲雲南司主事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坐誤驚宮人下獄復當公讞治林公心知公故鄰憂之甚公第弗見而陰戒吏勿侵掩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辟旣出獄公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愧且感曰我目故無珠公殆長者

陳王政者楚督學允升之父也少而贅於周曰秀水君老而委其政壻壻獨憐其長女之適張生者公甫結褵而長女自樓中擲故衣數事於公婦曰以殉爾而張者鶩而恣不以儕壻視公而數侵之旣周宜人夭而公時抱僉事泣曰若母賢而素壯胡以夭得非其姊祟之耶已而曰吾德之不競則有勉而新命之不競則安之而已因自號曰新安里人亦稱之曰新安故不曉其指也最後張生鰥而貧老無倚數過公輒飲

食之又衣之而至其死爲調殮塟卒不以往事纖介

吳緝字大章太倉州人方幼孤崎嶇說姤間後其人犯法抵罪緝奮身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遡之卽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戛蘗掉臂之爲

復仇

前言

丘公濬曰復仇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爲土所克水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戕殺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

無我也我何以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擊寃於鼓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寃亦不能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諸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蓋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恆各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

不然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固甚言必殺之以報所仇不但此也解禮者乃專以爲私報所仇傎矣禮蓋兼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皇極建而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獨無不報之仇而亦無仇可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旣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斮殺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寃聲天無戾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律時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仇之義世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父仇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按周官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讎者非謂爲人子若弟者親手剸刃於所讎之人則凡其不當死之故與所殺

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讎也既書其情犯而告於官而其所讎
者或隱蔽或逋逃或負固而報讎之人能肆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讎則
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
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
報吾所親交之讎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悞互相報復無有已時
又烏用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爲士師則不可以
殺人也朝廷當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悞殺戲殺
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鄰保即爲之護持其子若孫及
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鄰里交游皆許之府縣有礙赴
藩臬藩臬有礙赴闕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狥私畏勢遷延
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爲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讎者所在即
以上聞時敕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寃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
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贓罪除名而報讎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
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

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鄰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仇果係可殺則讞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寃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讎者死而流放之於胡虜之所以處張遑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讎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輙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讎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往行 闕

息訟

前言

陳白沙與謝伯欽書曰聞子酣於鬬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之於數必不得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寃日積僥倖錙銖難得之利自罹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於己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人第清修苦節以立於世如子之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於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蔕之跡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王陽明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錙銖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遺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張瑀曰訟者公言其事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順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

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怪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爲無復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顚倒邪正順其欲者跖蹻爲賢非其志則夷齊爲汚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雖有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天下觀之南士則文於北士者也北士寡訟而南士之訟乃繁以南士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者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爲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鄒魯之士斷斷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爲賊義蔽知之事何若椎魯樸鄙者目不接書而自信其天耶

往行

王公蓉以分宜令罷歸居家嚴肅無或敢犯然未嘗與人較計瑣屑未嘗以片紙訟及官府更不喜權子母利益用無競於人雖有租負置不

問然多感動自輸於門嘗署齋壁云詞訟一事若須謹始鍛官司公明足恃尚不當為若關節可通貨財可取或雖無心而偏暗柔弱為吏卒所使則將何所不至於是而悔固無及矣故凡鄉鄰侵佔地界及兇悖凌犯姑徐徐諭之勿遽與訟若能置而不校則善之善也自此族黨且為所化爭忿不平得一言而解無可訟官者稱善族焉

張治字榮平龍溪人以貲雄里中負氣屹屹不肯為里豪下諸生有貸翁百金而負勢不欲償者意翁孱不敵也翁訟於邑不勝訟於郡不勝衆或撼翁何自苦乃爾翁不顧走之監司而勝矣顧割所償以為諸生路資曰吾豈有憾於若哉吾取吾平耳嘗市巨室隙地而良有欲得之者翁故懽也冒巨室之姓以贖翁怒曰若亦舞我耶以若市則可以巨室贖則不可幾再訟於官卒弗與既而置酒好與之不恡也嘗創第時諸生某某有構其違式者尋白翁與酒會酣好無間或謂翁是不嘗齮齕汝耶翁嘆曰彼齮齕我固妄我而效彼則亦彼也翁以中外構故棄走聽理者五年不責佃租者三年歸集其佃人語曰乘吾之危而匿吾

稅若不得稱良寬若於三載而迫之一旦吾亦不得稱仁今貸若去我他佃矣後其第四子曰惟方應選貢遂薦順天里有黠者授三十年廢產以其家衆據橋塹地而逼翁翁攝子弟姑避之曰吾少辱故不受舞今足以逞矣受舞不辱於是鄉月旦益歸翁爲長者

吳人羅維素行善鄰人築室稍侵地或請詰之維曰詰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鄰好矣且訟必橫費曷若貿其地無幾鄰竟售居於維

處謗

前言

陽明先生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怨詈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

念庵先生曰吾輩學問未至於寧靜堅固不免爲一時意氣激發世俗動搖激發則易疎動搖則多歉二者交併人始有言或據迹而未察其心或吠聲而遂疑其影於是乎猜讒繼之謂之已甚則可未有無因而

至前也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甫沉深不燿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軌範世之遺猜嫌者果能如二賢否乎

王文肅公曰當局之人雖妬自不能免要之此世界日日事生鵲噪鴉鳴總未足以定凶吉記得管東溟言我輩但保得閻羅殿前質得過其言雖戲實確論耳

公又與史鶴亭編修書曰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辨兄自謂寃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言果堪與鬼口爭勝否也主上明聖眞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一節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則吾事畢矣

又曰悠悠世路如方之不可入圓冰之不可附熱遠而疎者一切喜怒自當聽之若同鄉相與日誦老氏守雌作用似更於此吃緊今日一二下石者一切付之不聞亦人己兩便之術

張居正曰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以其身爲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

溺之垢穢之吾無聞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

往行

張達字時達太和人天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純樸不事表飾待人周密有禮平生罔有失色者居官勸愼守法鮮玷缺可議晚年言官有論其禮儀麄率者達方對客聞之笑曰我固麄率人者之論諒哉其性度渾厚類如此

顧清華亭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同館毛澄汪俊羅欽順相與砥礪氣節涵養德器人謂館局得人清自學士擢少詹事遷禮部侍郎沉默簡靜一洗吳松佻薄之習有訛言近似者言官不察竟劾清清言於人曰事雖不相涉亦行不足以孚乃爾安用辨爲遂致仕歸後廷臣爲清辨其誣復召起爲南京禮部侍郎以疾終

去讒

前言

方希古愼聽箴曰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旣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爲讒爲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爲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爲是非家國之亡匪夫伊人尙審爾聽以正厥身

岳公正曰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在賢人則嚴而傳詩詠巷伯而可知

王達曰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薛文清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蘇伯衡曰空洞子遇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凡盤盂几席簾幕窗戶間無不樹之空洞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羣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螫子手足乎曰否曰蠅嘬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螫

人嘬人而善眩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黠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已也曰子知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脅肩胥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虛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貎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何孟春曰黨彥進在許昌有說平話者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

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敖公英曰予觀古今讒口之機槙擊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耶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除讒以自惡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則無讒也慎斯術也讒何力之能爲

劉仕義曰讒邪之爲害甚矣被讒者固以受誣聽讒者亦以敗事嘗讀何人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言謂汝爲鬼爲蜮則不可得面見矣汝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中不可測哉因掩卷嘆曰蘇公之言固然矣豈知鬼蜮肆毒以惑人猶有測也在人之鬼蜮肆毒以惑人未可測也釋空爲有轉白爲黑有所憑依恍惚之焉以爲眞有所假托依稀之焉以爲實聽之而不墮

其計中者幾何人哉禦之之道無他焉本之以公行之以誠付之以不聞不見則彼之伎倆窮而無所施矣昔僧修行山中嘗有外魔現怪僧曰山鬼力量有限老僧應答無窮萬松老人從容錄曰見有不有其有自朽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林泉老人空谷集曰變幻之倫魑魅怪異明眼人前皆爲兒戲善乎其言哉

崔公銑曰不仁之人非禮之事疾之已甚非矣然拒之必嚴逆之必遠毋曰姑寬之如黑點白汚之易而難滌也

陸平泉曰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也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爲害鉅也

張時徹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畜之也嫗煦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爲是凡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晝之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而遘隙則裹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導外寇以發囷窖廩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之不

可畜也鷄之伏鵠卵也以爲己子也卵㲉爲雛孜孜然啄虫蟻而哺之若己子也比其毛則鵠而已矣毛生而成戛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契谷之樵薪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扃食其妻子而去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又曰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竄端匿跡立法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順佞色似和遜美似謙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狐之捕鷄也必先卑體弭以待其來也雞見而信之一奮即成擒矣使狐瞋目張喙先見必殺之勢雞必驚惶逐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獸禽之詐計也而可不慎乎

王公世貞有猱說曰獸有猱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猱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猱也受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猱猱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耿定向與焦弱侯書曰或云克己復禮之訓要矣自今言之鄭聲佞人之防檢不爲剩語耶曰否夫凡入於其耳能溺於其心生於其心便害於其政與事者皆鄭聲也即今世非聖之書媚世之詩文自孔顏視之非鄭聲類耶今試驗之能無害於政與事否賢茲當天下之任可深思也夫以曲江之賢而死軟美之蕭誠以涑水之賢而墮奉法之蔡家佞人之遠自古上賢哲宰難之矣此固萬世烱戒也言何容易哉維今賢側時有謇謇諤諤直諒之友乃它日之能遠佞可卜也賢試循省如何

王公敬美有遠壬文曰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語曰百足之虫至死不仆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匪特敦倫亦以保世

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競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奪外侮之是耳而內釁之必構卒以兩敗俱傷爲世重戮夫錐刀得失閨闥話言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傾貲破產塡胸扼吭非有懽呼謔浪之娛囚首頌繫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籥柔曼醲鮮之樂也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悔者何哉起於遊之弗愼而壬衺之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弗破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漫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之人情狀爲世作鑒令吾子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弟事變未經盛氣思樂而遊手無籍小技買權之人摩肩待隙於下其各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狎客而出於壬衺者十常七八我好在酒則以酒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在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幫襯之術進我好在訣則以擊節拊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在游則以蹴踘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在賭賽則以六博碁奕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在翫好則以奇技淫巧雕繢之術進所謀必遂所欲必從其以當老成碩士黃髮莊厲之言色離合異趨已相倍蓰而亡算矣猶慮猜生於

覺悟則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爲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爲外蔽根蒂既深膠漆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屬厭以爲事或得已則樂易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之竇難啓身非遘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閒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構扇異同橫生是非親可使仇滅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蠹之夫始入而延爲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吏莫由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坐上矣故爲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醇大豕餁飩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關纏綿之狀譸張虛喝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復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因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撫膺而流涕錢帛恣其出入帷喔伏爲忠良卽有懿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爲外而搖首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而難驅怒

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轉而計無所出則重賭伸以求直而彼即是過付分抽之人空匱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產以償負而彼猶沾作中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縲紲妻子怨尤津膏罄竭而向之嗜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蹤覓間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引入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爲石交而利吻惡少猶藉口雷陳以欺後來之遊閑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爲安與其稱貧賤之交爲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爲得也

徽家類纂曰親族隣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彊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鼓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

宜廣思之

往行

劉忠宣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

處小人

前言

薛文清公曰自修篤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又曰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故決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之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夬之也

又曰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實萬世之大戒自三代以至後世守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見于載籍者可考也

或問於崔公銑曰宋璟不與宦者交談陳安乃送張闇之𦬆賢者固異行乎公曰宋相危行遇明主陳仲長遜處當亂世也宋在位陳在野居相異也宦者思陳子之義多活善類屈身濟衆仁矣然爲宋易也爲陳

難也
又曰趙汝愚用趙彦逾之策付於侂胄致禍邦家故中國𡨚威之不振不借兵於夷狄君子𡨚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
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
又曰韓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機噫魏公之智遠矣
祝允明曰蝎之螫物也以尾物涉其背則回尾螫之蝘蜓察焉疾過其背蝎急回尾而不值乃自刺其背傷焉蝘蜓復過之蝎又如之則背之傷莫可動已蝘蜓乃徐而吞之智哉蝘蜓乎還以蝎術更殺蝎身故善去小人者不在他術也即其所以爲小人者治之爾
黄省曾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格而不

入言僞醐而不光情參曡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契也

張居正與□□□書曰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卽遠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斂戢苟不至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

馮公琦曰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敗之地而尙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恣國狗之噬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略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

又與友人書曰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置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鬬也訐奏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刦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眞者不可不防也近日刁風頗熾朝中但遽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卽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

大矣大略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借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論但欲兩家省事極爲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深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端也

于愼行曰元祐初年熙寧羣小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之自棄二公長者之言也當時在事諸賢皆以二公之心爲心則黨錮之禍不作於紹聖而國事亦無虞矣奈何務爲攻擊不遺餘力正如以水撲火不能即滅反激其焰何如除其薪之爲愈小人能壞國者亦必有一種才識可傾衆論而機械內藏黨與相結亦必有不可輕搖之勢故必以漸圖之使其潛消暗息而無攻擊之迹乃可制其復發爾而劉安世范祖禹欲誅蔡確至以純仁爲黨而攻罷之豈特闇於知人其於事機之倚伏亦大昧矣哉

葉向高曰天下之禍莫大于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爲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惟君子用而專務抉小人之所爲小人用而專務抉君子之所爲各持其勝心快于一逞以國家之政事狥臣下之意向而爲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勝而小人之禍烈矣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曆其時君子小人亦旅進旅退而無損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所變更也自元祐諸君子用事盡改熙豐之法一激而爲紹聖則小人勝反而爲元符則君子小勝又激而爲崇寧則小人大勝當其勝必盡去其人盡反其行事卽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紀綱法度國家所以治亂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飜覆亡形見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禍哉及至南渡君子小人又以和議爲勝負君子用則必不和小人用則必和此何等大事而人主不講求畫一之說乃使人臣得遞操其權如奕棋然瞬息之間便更數局寧不爲敵人之所笑乎夫子弟違言僮僕忿爭乃人家常事爲主翁者不分別其是非而但聽信司筦鑰

之人曰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
已當元祐時新法誠不容不變然改紘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
人耽耽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
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夬之去小人曰孚號有厲而革之上六曰小人
革面征凶君子之欲有更張而去小人其難如此今處夬之時忘有厲
之戒行革之事冒征凶之險立心雖正行事雖善然卒爲小人所反噬
此亦輕于求勝之過耳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
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鑒也

往行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年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
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
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眞得大臣體

毛伯温字汝厲號東塘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紹興府推官歷官
兵部尚書嘗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許御史得直人多畏

之至是市滑羅求匿府中爲奸利公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汝厲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曷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耶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公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公訐遂有名人多憐之公既失利且誰不切齒者吾知若有懲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

李公還嘗以參政監督顯陵工是時守備中貴人張方錄司禮出貴甚願折節禮公具食公必爲飽因好論之方大服更謀於公爲減騶從節廚傳省燕樂公日一日與偕程工役勤惰杖其惰者若勤者手賜之一巵酒以先期告成

報德

前言

何孟春曰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

飱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夫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往行

吳郡有都文信者衷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壻文信小心謹愼事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窩主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冒其名先一日行抵京下刑部獄病甚出獄而死

時年三十有五徐孺文信之歿終其身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葬之歲時祀焉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元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隲之也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飢五聖閣有道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心憐之謂曰吾家書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媼已卒公服斬衰遂葬焉

譚倫字本彝上海人景泰丁丑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在部日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冢宰濟南尹公公子龍被逮尹公以是去公亦隨

之初公受知於冢宰鹽山王公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忠肅臨終以公託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故公往來三家如家人父子時萬文康在內閣有憾於尹因孜省媒蘖醞釀以成其獄士出尹公門及山東者盡逐之朝班爲空尹公之門無敢闖焉公於尹最厚其行也又往餞之故及公公家居歲遣人起居尹公於山東忠肅之卒也祀之別室崔公沒亦如之尹公亦如之蓋其篤於所事如此

陸公燦字子餘一字後明號貞山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爲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以強諫下詔獄及釋又論劾張桂謫官永新令卒拂衣去居嘗繪王太傅楊少師錢鴻臚三像寓拜展以報知己嘗曰爲人不以死生利害動心然後可以幹天下事

陰德

前言

韓公邦奇曰夫陰者人不得而知也若顯德著聞或以名彰或以位貴或以祿富身積其德身受其報非陰也必蓄德盈缶泯然無聞於終世

然後不盡之福衍及後人而前之善始著焉始曰陰德

往行

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文昌驛宰韓岸厚遇之一陽病岸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岸具棺以瘞于西坡地鄰里以岸注意於方外皆哂之岸曰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岸夢一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中牛生之犢毛作白文若袈裟然心竊識之後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岸以爲一陽後身無疑遂令僮善餧之惜之不教耕作鞍跨之走勝馬一日岸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曰爾一陽耶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樊艭謝家竊殺岸緝獲贓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辨錢六十文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岸私計錢適合前瘞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今勿食牛肉云

徐山人克曰常州王文肅公與祖上是湯大夫和劍子湯乘醉令殺人多能回護救死

戴哻字士儀浮梁人永樂庚子湖廣鄉試官嘉興教授故大司寇璟之父爲諸生時應舉道見一士病臥風雨中瀕死扶入寓邸療治之久而甦謝曰我郴州高信也旣揭榜信名第一其重義輕施多類此

陳教諭賢能推財周急婚喪其內外之孤寒者有邑子客京邸暴病瘖不能言第數瞬其橐以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慰之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滸見一人病攣爲同舟者所棄乃舁歸學舍予之飲食戒家人謹視之爲移書嶺表久不報及其死斂而瘞之

成國公朱儀好拯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人還之使歸至德州見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復遣其歸不取其直家人梁敏者廣東人娶婦生子矣其父見之徘徊不忍去公憐而遣之福英者鳳陽人爲盜所賣窮而歸公廉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令襲爵千戶有父母道死舟人棄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百戶王隆爲命婦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父李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爲渡子曰嘗

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卻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詣李居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后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壤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如言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爲三公後西涯公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至無嗣

麻城贈兵部侍郎劉公仲輔爲莊襄公天和大父自少仁恕不踐蟲蟻與贈夫人董母初婚之夕家尙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識人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卽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令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愼如此及公沒有一族子觸棺哭甚哀人始疑爲昔偷兒而又有善行蓋愧而改耶公與夫人旣以子貴享高算曾玄甲第蟬聯不絕陰德陽報信

不虛矣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喻老爲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于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子踵謝翁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爲翁娶爲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意作善復雜愛慾其間不智急遣之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騭隆重當錫爾貴子踰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鄉會聯捷至今鄉人稱之

吉水羅副使循作官時見寺有七棺未葬輒出俸金命僧瘞於寺側已而生子洪先即號曰念庵言一念之善也至嘉靖己丑遂大魁天下人以爲陰報云

諸宗驥字國用學士大綬第五弟也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人溺江中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諭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有食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髭爲左驗覺而頤頷癢甚公故無髭辰興美髯勃然人大異之其後家日充拓伯子美官擧季溢文譽欽敏兼

人蕭然人世八十餘始卒
維揚鹽商史翁富而驕好用其才適有訟其罪者實誣也主者爲麻城
觀察蔡公而嘉禾陸浚川先生過之兩公故相驩宴語偶及之先生曰
旣富多自愛又人所易乘不早辦卽家破矣翁由此得解而先生實不
知其人也後謫守嫿州轉倅黃州過維揚將贍賄爲主器計偶主一家
逡巡造其室祠堂木主有先生名字大詫問故蓋卽史翁出率婦子羅
拜言其故曰微大人骨在眢井矣因曰旣贍賄老夫有弱息願屬箕箒
卽飾裝以從公不能卻今史夫人是也生仲子十餘歲英氣秀骨挺發
落筆成文頃先生以衡州守改郡入都夫人又產一子
任良幹字直夫號南嶠桂林人□□□□廣西鄉試歷官中陽知州初
授潛江學諭嘉靖十三年甲午適陝西鄠縣王邦相者先是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焉會亦失官歸王不
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
棄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子獨乞閒行乞公所

且告之故公哀之曰嗟乎吾不得計將父子同死誰爲還鄉知若者哉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憂吾爲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埋立石焉收六兒於家與公弟同臥起令學書以傭書於順天府通判爲王族兄居無幾何亦卒書來達鄂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爲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公已行取赴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盡卻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獄解

萬曆壬午冬徽賈某過九江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垂死賈急泊船救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已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七人心感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七人爲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平生必報賈者後賈因貧盡自鬻於湖州李居中陽憲副家爲奴庚寅歲閩莆方萬策爲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見賈囑曰

不穀賈懼而避之方乃呼至几前審其來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幹着好事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於九江活數人命無他方卽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以是告眉以三十金贖之歸留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難者各助之賈遂大富仍歸於徽

姑蘇有項三者於萬曆己丑歲貿絲汴城適其地大侵見兩夫婦對泣甚哀項叩之夫以貧故得四金而賣其婦因別而哀泣焉項卽如數助之返買婦者金夫婦得全後項歸姑蘇應渡黃河其僕先登舟待主而主以駑騎不前舟既滿載時且不及衆皆却之方掛帆而颶風忽作載者盡覆時項已至河岸目覩其狀項後復以事阻不及歸又令僕持厚資先歸忽夢神語曰汝僕十二日後當死可亟反項兼程而進甫至家僕已死其資一無所失計其期適十二日也

張弨楚人張給事時應之大父也偶往江干見水中一少婦赴之問所由則夫行賈久不歸以爲死也夫曩稱貸富人金將沒入婦婦義不辱

欲弱水死弱卽出三十金濟之給之曰吾于而夫友也而夫實不死此金而夫所致也婦得金免於難弱竟不言名姓踰月夫果歸婦告之故則未有所謂友人致金者也婦歎之不可得第日夜焚香禮佛祝之而已比弱且死而始以語諸子郡人爭傳其事乃知爲弱異哉爲善而惟恐人知之也後時應官給事縉紳滿庭人謂陰德之報

費君宗者崑山人嘗客湖湘寓鄰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輒哺之食幷哺其家其家獨有豔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旦出亦謂然而感之旣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君勃然斥去

李謙字□□□人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劵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煑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安吉州地浦灘一貧民負稅繫獄家僅畜一猪妻鬻之以抵稅竟得僞

銀計無所出抱幼子將没水有徽商偶過問其故甚憐之卽出己銀代爲完官夫因得脫然心疑婦之有他也乃攜婦夜往徽人所獨令婦叩門謝之以偵其狀徽商聞婦人聲輒曰汝是何人婦曰頃徽惠脫吾夫特踵謝耳商曰我獨臥旅邸豈可昏夜放汝入乎汝第歸無庸謝也婦曰吾夫同在此商卽披衣下床未數步牆忽壓臥榻盡裂摧此商獨免人以爲善報云

叙州富順縣生員車覓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覓憐之陰漏語使逃後覓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陝州程夷伯年二十九忽夢其父謂之曰爾今年當死可問僧字覺海者夷伯懼茫然無所知一日有蜀僧來名悟銓字覺海素稱善相夷伯聞覺海名字卽趨獨問之云我壽幾何僧曰君年甚促夷伯懇求之乃取水一杯呵氣入内令夷伯飲之曰今夕當有吉夢相報夷伯沐浴更

衣獨寢以待果於夢中見一官府左立男婦冠服整飾色皆喜悅乃修橋造路人其在右者皆枷鎖號泣乃毀道途者官謂夷伯曰汝欲求福可自擇取夷伯悟遂發心修造橋梁道路後年至九十二而卒五世昌盛子孫繁衍至不可勝數云

李太守信圭令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由道死而不瘞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於官而需次者日遣數十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爲三大塚瘞之

杭之酒家率以燒鵝啗客有懸鵝於肆者毒蛇旋繞而齧之涉其腹中有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紿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鵝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鄰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鄰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重可五十兩鄰人見而爭之曰是其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鄰人所稱瘞金事無左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奈何欲逆天道乎杖酒家與其鄰人而以金歸瘞鵝者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右目繼喪矇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質雖權子母而貧不能償者往往焚券

嚴冢宰清滇人父故能醫一日鄰有醫者死三日復甦語人云至一大第宅有穹碑王者令亟以碑上語傳示人間語曰醫生嚴用和施藥陰功多自壽添二紀養子登高科誦畢遂瞑已而冢宰果弱冠登甲辰第